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二十六



尺牘

與晁美叔二帖

蘇東坡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勤無以爲諭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候何如公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俟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爲國自重謹奉手啓起居不宣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罔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塩禁煩索急於兵火民既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今兄佳士又淹諸君自亦知之

與康叔朝議二帖

蘇東坡

近日隨例紛冗有踈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不佳乎无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淺尤宜慎護謹奉手啓不宣

再辱手教承起居清勝今日風大明日禁江皆當走見適會姪壻後日行來日已約數客酌錢咫尺不得一往愧負深矣所要重寫詩已一依來命別寫去不知中用否大字寫未及乞恕察

與呂龍圖三帖

蘇東坡

公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士率一中茂材科故當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矜之意故公引之於始韓公篤之於其中今又閣下率之於其後自惟末季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空省循何由論報此者止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加意有所不能及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不宣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无以容其誅又辱答教



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授訖。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美觀。竊望之漏。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煖然之春。有以驅育成就之故也。擇日。文尉沐再詣館下。臨紙。澁訥。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不宣。

久以苟事汙沒。殊不獲覲止。切惟得踈絕之罪。於左右不意。寬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小過。先降書辭。曲加勞問。拜貺之際。益增厚顏。且夕詣賓次。盛暑伏惟爲朝。自參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輿人之望。謹拜啓不宣。

與韓昭文

蘇東坡

遠。遠旌榮。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異。爲國自重。因任秘校。行謹奉。放參候。不宣。

與毛澤民六帖

蘇東坡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詩一。篇。及公素寄示。双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无以爲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无期。臨書惘惘。秋暑万万。以時自厚。不宣。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覓禪師。仁廟所舊。過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去伏。覩大。覓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人。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公方與撰宸奎閣記。且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與致意。千万。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今冬中。當挈家致此。公又以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无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

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无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公再拜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文蔚名思无邪齊閑知之

寄示竒若撮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求以爲好。

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故自有定數。然非厄窮无聊何以發此竒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量。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蜀帥李元純三帖

蘇東坡

邑子每來稔聞愷悌之政。西蜀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冗中不尽區區。

河朔爾後紛二不獲繼問左右蜀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戈

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談笑无事。行春之樂。无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張房助教陵并人。本少治儒。李已而爲醫。曾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公寵祿過分。碌二无補。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獲。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且暮。耳冗中不盡區區。

與樞密侍郎

同前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書疏缺然。怠慢之罪。且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踈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即日履茲寒凝。台候万福。公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若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謹因人便奉手狀起居不宣。

與滕達道三帖

蘇東坡

罪廢之餘。杜門省愆。人事殆廢。又不修問。亦非怠慢。舍弟來具道。

動止甚詳如獲一見移守安陸日問音耗忽蒙惠書承已到郡且  
審起居康勝初不知軒旆過黃陂既是州界一走見亦不難此事  
甚可惋歎也公旅寓凡百粗遣不煩憂念咫尺時得別書亦可喜  
也苦寒方乞為時自重謹奉手啓上謝不宣

輒有少懇甚屬率易惟寬恕自得罪以來不敢作詩文字近有成  
都僧惟簡者本一族兄甚有道行堅來要作經藏碑却之不可遂  
與變格都作迦語貴无可箋注今錄本拜呈欲求公真蹟作十大  
字以耀碑首况蜀中未有公筆蹟亦是一闕若幸賜許真是一段  
奇事可否埃命見有一蜀僧在此且夕歸去若獲便可付也

闕人爲公狀乞矜恕示諭邱報下京東保明此初不見乞錄示可  
否所問未押字亦不得其詳但去爲吳興典田千餘緡田主欲賣  
不許爲人所言耳亦不知的否契璋亦自與之孰羅漢堂雄麗之  
極或與立旁作四字記之亦无害但副團銜位不稱其意如何如  
何此書到後乞述中略示數字貴知達耳

與監宮二帖

蘇東坡

遠枉書教存問甚篤審比來起居住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仰佩  
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然秋冷更望以時自重  
早歲荷先公深知至熙寧中相見都下得聞其約論所以上補君  
相者非一但人不知耳不然者公豈敢驟以一書深言哉近見朝  
廷推恩賜謚則先公忠誠已自表見於後世若此書不出可也然  
因此以知足下存心如此則先公爲不忘矣覽之悲喜適會有少  
冗作書不能盡區區非久當別上問也

與鄭運使

葉南翰道卿

睽索已來凝想何極郡務繁悉几德履康靖自吳郡泊南徐并淮揚  
三曾寓間必與悉達淨几舟行今日抵泗濱昆平善勿憂軫也次  
路州縣並借及兵士相送知幸知幸後月半間必至琴堂下司封雅  
候无恙應時益相見切宜勸勉寬中加愛是禱

與曹士衡殿丞三帖

河水相去朝夕可航未由詹風日以懷吝數賜大牘頗越常儀  
裁答既訖震惶无已比奉來教託銘太夫人之空夙眷有素義  
不敢辭草土之中别无稱目輒欲切借子文屯田名爵以光芜累  
不勝大願書石未審屬之何人且擇楷法善者隨石大小以紙先  
裁白本分布行道試馬一過平空之間踈密貴中文字或有未穩  
早希開諭書石或著長洲都官之銜甚雅不然陸太丞亦在此  
近者朝旌之來頻枉車馭有慰窮困不任銘戢旋阻風德忽逾弦  
拙相望數舍問信不數冬序增凜想惟神宇恬暢邑政修幸民  
蒼播流稽之於前迨无其比甚善甚善想在暮月別奉陟恩歲  
陰天寒深願珍厚

與丘道源二帖

刁景純

昨日比期面奉承辭以少勞不敢固請辱誨知赴僧廬之期詰朝  
方得拜見矣示及躡仁堂名熟思之其義包括及矣但慮涉人君  
所行之事耳如无疑即与作一記可敷演其義有所勸矣至如乾  
明寺前小閣及池上水亭亦為留意冀得佳名以揭之也如有所  
得幸乞示下心經序納上樂道謝上表請一觀封示范氏祭儀寫  
訖納上

昨日承臨况少奉高論殊敬瞻聞幸甚幸甚看親之行且緩數  
日甚善何苦忙也當冷詩容牽強也諭及仲求意近有一篇來已  
和訖方待寄去且夕面奉以罄區區

與吳季士

蔡君謨

春候和燠不省德履佳否計庭日以繁冗沈迷故於書牋實為曠  
闕自初至省副使判官遷移不可悉數今特王公和舊人而已三  
期之內流轉如此來者略知案分則又置之欲事日修幸難矣及  
夏便即解去劇任不可以久處也未由展對但極唇舌

與李觀察

昨日蒙手教見招乃素所願然前朝暴發省中解衣晚為冷氣  
所侵至今尤未甚解夜來併服餌明日料之出未得且那後時可

否惜此春物已闌私心殊不快也

與王季士

歐陽 永叔

春暄伏惟尊候万福某自去年閏月來東都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耳在都下時承凡舟行不克攀送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其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夏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能攝治猶能絕葷血甘淡薄况於酒耶一別頓尔南北關於間候惟冀自重以謝區、

與蔡省副

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方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叙別可勝瞻恋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慙罪慙罪汝陰君子久如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餘不尽區、

與太博

罪逆餘生遠屏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窮仍沐寵惠雄編俾逐

五十一

八

禁笈見雖在京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清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歎才吝固已有日粗窺高蘊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謝

與吳諫院

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躰氣佳裕公此者忽有尹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既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誌文鄙拙且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以因得附名于石末遂不敢辭尔惶恐惶恐鄙懷區、不能具道

與陸祕書

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与其辨論文辭之際如决壅塞闢通渠以馮浩渺之无窮御駟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与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公衰病廢文字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閒之如苟樂於自弃而吾子獨不弃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悚愧聊此為謝



與劉吉人

歐陽永叔

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字遂為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大稍寬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无恰好也承置得懷州牛膝更有及乞之衰病者遂得取濟於茲物深所望也漏舍異得奉見以尺區區

與王文子士

歐陽永叔

京師區區自朝及夕无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為恨寒陰不審氣射何似且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為謝異有以充之而已

與蔡公

前人

辱惠櫻筍公羽異多荷多荷佳物誠難為得比也人尚少其二幽齋隙靜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此雖多无厭也煩括計不為嫌矣諸留面叙

與李廬州

前人

承誨示至於勤二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厭飲耳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為勝今所記者特水少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与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為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无害更裁之

與李昭玘

蘇東坡

无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為慰无量比日尊躰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測其深淺矣老病廢事已久而此心尤在觀足下新制不及魯直无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不復措詞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万万自重徐人還忽二奉啟不宣

與孫運勾

蘇東坡

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君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兒氣力如四五十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去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入日飲數升五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矣不敏聞曼叔比得種疾皆以利小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无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去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姜桂辣藥例能張肺多為腫燥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為佳也

與徐司門

蘇東坡

適辱車騎寵存感悚无窮晚來尊躰佳勝公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覓拙疾稍作欲告明少休後日共與盛集可否无狀心負多矣謹奉啟布聞不宣

與米獻明

蘇東坡

累日欲上謁竟未果辰守教承足疾未安不勝馳企此疾惟威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威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葉本之細耳其驗以味極苦而至紫黑折之內有微塵起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刃向明視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鵠鵠眼此兩者備然後為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挛皆可以有走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藏氣虛實加減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者不復有效前常服此但每歲收槐皂夾牙之極嫩者如造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曾目擊知君苦疾謹以奉白元之書不暇作稍空便往見不

與蘇子容四帖

蘇東坡

久不奉狀踈慢之罪尚蒙寬恕不口即日起居住勝承已拜新命雖

未即大用與議尚洋然沮勸有法足以頽汗奸諛鼓勇忠義固非小補也。公蒙此如昨但又不聞談誨僻郡親友莫至日以頽鄙矣漸冷惟冀爲國自重不宣

適見人言宗叔墜馬尋遣人候問門下又知有少損不勝憂懸又不敢便上謁家傳接骨丹極有神驗若未欲服食且用外帖立能止痛生肌正骨也忽奉啓不宣

向來罪譴皆自取今此量移之命已出望外重承示喻感愧增劇以父困累重无由陸去見作舟行汴洛夏末可到也公所苦想亦不深但庸醫不識故用藥不應耳蘄水人龐安時者脉藥皆精博李多識已試之驗不減古人度其執未可邀致然詳錄得疾之因進退之候見今形狀使之評論处方亦十得五六可遣人与書庶幾有益此人操行高雅不志於利頗与之熟已与書令候公書至即爲詳叙也更乞裁之仍恕造次

頽師書數紙得之敬爲喜雜猥在冀冀已降老彪矣冗中未及作書

勿二勿訝

王幼安二帖

蘇東坡

系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慙負屢得許下兒姪書具比來親族或斷往還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存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八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朽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公初欲就食宜以今得子由書苦勸歸許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旦夕當復過謁未間乞若時保齋不宣

蒙示喻過重雖愛予如此然首安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念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吝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太弟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愛謹不敢薰汚稍定當求數畝元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溝壑得及見昆仲功成而歸爲鄰翁芳客伏臘相勞問何樂如此餘非面莫究

與鄧承旨二帖

前人

別來思仰益深到郡即欲上問因循至今辱書教感悚无量比來

獲茲薄冷台候康勝營焉咫尺莫由際集尚冀順時爲人自重  
衰病日加得此便郡蕭然乃无一事平生守官未有如今之適也  
舊過潁州亦樂土但恐民事不如潁之絕少尔嘯詠之樂誰陪公  
者計不負風月餘非面莫究忽二

與陳君式大夫二帖

蘇東坡

蒙惠竹簾前乃等仰服着厚歐陽文忠公云涼竹簾之暑風遂得  
此味近日尤復省事希出去歲冬至至俞居四十九日息念歸根似有  
所得且夕復夏至當復閉關却掃古人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安想  
既絕頽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此乎若終  
日汲汲隨物上下者雖饗食老耄期之壽壽忽然如白駒之過隙不敢  
獨樂良此福輒用分獻想當領納也呵二多日不獲請見伏惟尊候  
康勝借示綉佛奇妙之極當由天工神授非獨尋常女工之精麗  
者此凡目瞻仰一洗塵障幸矣謹却馳納少暇詣謝次不宣

秋暑尚耳不敢造門伏想起居佳勝借示丞相手簡及所書弥勒

方五十五

十

佛偈筆執峻秀實爲奇觀手簡謹却馳納必有別本輒留箱  
篋之珍且欲誦味以洗從來罪垢業障幸甚且夕當得造謝也

與王敏仲三帖

前人

春候清穆切惟抚馭多暇起居万福甘雨應期遠迹滋洽助喜慰  
也公凡百粗遣適迁新居已浹日小窳踈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  
久到矣未期詹奉万万爲國自重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啓見即日台候何  
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  
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尚冀保練慰此區二

與滕興公二帖

蘇東坡

公久當廢逐今荷寬恩尚有民社又聞風土不甚惡遠近南北亦  
无所較幸不深念示喻壇記新以文字獲罪未敢秉筆也人還勿  
遽不及區二

近晚訪聞一事請貸糧者幾滿城郭多請不得至有住數日所費

多於所請者吾侪首慮此事非不約束而官吏情忽如此蓋又不  
按劾之過也切請與公速為根究為邑官告諭期會不明邪為倉  
官不早入晚出支遣乖方所致邪切與根究取問施行病中聞之  
甚愧甚愧公手啓

與費中行九帖

毛澤民

今日聞行李北歸適少事未及見車馬先枉手誨愧感之劇霜途  
千里想亦少勞來日當奉候次

晚來躡中安適否鄙文輒自暴其醜者非求致浼於執事也譬之  
餓人操瓢以乞於門而公拍其腹言蓋已屬厭矣无乃其不仁哉  
幸少加塗抹便望斥還賤軀微不佳恕草率

奉告分以盧橘甚愧食珍晚來起居清安一兩日來病軀良不佳  
阻見長者乃秉焦渴

適幸枉車騎移刻尊候清安來早作一飯屈致從人想賜臨之

乍到官紛然吏役之迫諸况不聊以故因循未作畫報諸公无

卷之十五

十一

乃得罪左右否公強顏此邦非所樂者林泉雞犬相聞日思引去  
耳數日苦寒疾尚在告奉狀殊少力以故草

伏下風有年无從識面得官於此幸聲猷相咫尺然无地得望顏  
色空懷仰有加耳

使介賜教甚厚下情感愧之劇積雨蕭冷不審訊後眠食佳否公  
強顏少味无可言者阻遠未有晤語之幸切冀為人自厚前須  
休命不宣

前此送迎紛二數月飢不時飽從人之留固久如乘輦相揖耳今  
以其恨而不忘奉告喜還治益佳適時澤佳士每聞談美實不絕  
口計詩酒相從无虛日郡中雖多賢者无与往還杜門忽二真檻  
猿也

平生養養文字孤陋每應可作俗下文字他日自取讀便漸欲走  
中行以文章自名不應輕許可若是也片言隻字多不收拾前此  
謾錄得數篇偶時澤見過出之為一笑不謂持去遂汚齋閣然立

誤紛二大須改正願且斥還臨行百冗作報滅裂

與俞叔通教授

曾子固

辱文采甚盛所以應今之科選者宜无不合而乃尔滯淹此鄙鈍所未論迫行不得迎接謹奉啓陳謝

謝張文潛

蘇東坡

久別不勝思企公私紛然未暇奉書曷辰守手字且審起居佳勝惠示文編三復感歎其矣君之文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謂不如其為人深不顧人知之其爲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淡薄有一唱三嘆之聲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其作黃樓之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驚發憤二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文字之弊并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皆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其患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以來顏淵之仁子路之勇猶不能以相移而王氏乃欲以文字同天下地之美同所生而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弥望皆黃茅白蒿此則王氏之所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漸復詩賦立春秋季官其論甚美僕老矣彼後生尤得見士大夫之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黃傅道与君等教輩尔如聞君當作太李博士願益勉之德以如毛民鮮克率之我且圖之此外千万保愛

尺牘

與孫舍人

唐 子方

昨離上黨因便使拜狀諒呈几格介初三日到國門以淮南舟船未至汴流淺涸寄寓僧舍今得朝旨見須却暫般入城京師大暑久在河東地涼乍此奔走不勝其勞矣恭惟日來臨撫之暇起居冲適未緣奉見更乞順時爲國自重下情區區謹奉手啓

與吳殿院

楊侍郎

嚮以嫌避稍疎祇詣然傾慕之意則深矣贛川之行大鬱輿論臺閣風采自茲益新不審何日遂行初秋殘暑倍希遵繕而已

與李運使

王 平甫

早辱寵臨區區荷不遺之高誼迫夜造門既而數客抵暮方散腹虛不竟過飽難於乘馬又恐公凌且啓行須早寢遂輟是行亦不敢奉啓恐煩占咎乃蒙賜教知已爲具良不自違翊日府中陪座以聽餘教實鄙拙之幸願也

與王學士

黃 安中

疲病幾不生比乏力未敢動勞雖坐阻君子心旌懸馳不及奉啓以布區區特辱貶教甚慰甚慰旬日可叅告迫逐長者矣午間還舍得來示即捧謁門下值車馬出入不復侍對但極悵望再被教約尤佩眷与之厚晚刻尊候安勝迫夜已放從卒休矣翼旦再到宇下使旋草此布謝

伏辱教益不勝佩荷然公迹日所苦亦漸平親意終不願北去豈可再冒職事此心吾友必見亮矣前日已投狀乞近郡合入官皆勉從親意者公不幸早竊祿仕衮衮至今曾不能少有所閱而志慮彫喪竟何得也近念及此中夜長歎真得如所請而筋力尚完庶幾尋舊文字以從私願兄素知我者故輒罄竭此深所望於左右幸无秘音問而已諸俟續上狀聊此布謝

與李判銓

黃 安中

奉違已來困於行役以故不皇上狀及歸親側日有應答之勞懈  
怠殊甚想蒙矜察公疾病少瘳親意不果北去欲令求便家一官  
非公投狀不識可得否又承教約頓爾睽異臨書於品何可勝道

與林祕書

黃 安中

昨日入局甚久疲而寢晚歸上馬矣辱諭要相見謂今早必於檢  
院相值遂不復還局黎明乃知告假適在殿廷不果即致問不審  
所覆无甚苦否欲謁二恐未接客也

與孫校書三帖

黃 安中

久欽高誼往來府下迫於從事未果就見乃者不圖躬損道義先  
辱臨貺既不獲見盛儀而復失候問所舍无由走謝不敏之過將  
何以辭惟君子省察使得續謝於他日何幸如之未耳聊此為先  
公每入謁府常辱臨存欲修謁奉謝不識所舍无由一見比者到  
城下不少留亦辱留刺乃知君子真有意於不肖欲推而友之也  
然恨奔迫行役竟未見顏色故雖已領厚意然未釋然无恨望也

諸侯他日面謁告戒區 二 報謝豈足言哉謹勸參問

與彭學士三帖

蔡 元度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騶衛已出晚尤毒熱伏推尊候動止万福  
公久慕下風比得親侍治將一月竊仰高明欽戴无已會北還俟  
迹失依賴下情詹亦何可以言拘文非假不敢輒詣牆屏不宣

向者附啓以干記室竊揆已塵省覽吳中風物公所熟游頤神燕  
閑想有怡適詹止旌旆幾日來歸庶幾區 二 獲望步武矯首屈指  
不勝馳情

久阻晤語不勝馳系昨日奉使奔走還家以來疲苶屢病欲奏記  
左右尚未果也使至尊手筆切承暄和孝履支福欣慰无已公得  
請宣城但須舟尚難得之得即東矣未有展覲之期切冀即哀順  
變以副區區

與虞祕書

蔡 元度

不揖風度忽忽數月企仰之誠未嘗少置昨日得王公書閱公行



李已還不識呈試何如相去密迹千万略扁舟一來清坐兩日庶知州中人事也病倦不及走見忽忽上狀

與梁季士

俞教授仲

缺然承幸六年于茲困伏餘息遠在窮海蒼望門墻邈在天外區二欲勤一日洒掃之役不可復得矣公鄙賤无取於世者希遇幸合既非所願為而於恩盼教誨之舊德切亦自引於踈外而不敢為是數二私布悃欵其心非有他也以謂去窮在下方退聽寂寞謹分安命而事餘意外在所務略不且更攀緣在執以召譏笑雖道義推重人人趨赴保无此疑矣而碩猶赧然誠以身世衰頹猶或勉強似非其稱是以一書之問久不徹於麾席也仰推高義表望末俗門下之列有能以是自信者得无舍其怠絕而矜其窮極耶伏幸念之幸甚不宣

與李吉加用二帖

俞教授

身世紛擾日在馳走人事應答迹者尚失則遠者可知矣故於公

二十六

方五十六

三

久別略不能時為書問以自見其跋念之情為恨為愧良益惰拙夏序已至伏推位官餘休奉親多裕公鄉居如故但以累日重哀廣憂深未易脫去耳追昔握手之歡豈可復得耶官况必佳更切練養以頌顯擢忽忽上狀

阻遠言緒口沫思仰私事万端久失馳問何勝愧仄此辱教墨香紙存抚過厚尤為感戢且承視事已赫休吝慰并良劇不審迹來氣躰何如未由參晤倍万珍留行對寵除

謝惠詩

彭狀元器資

瞻仰高義方切馳情辱教賜并示雄編奇詞俊筆兼諸作者之躰鄙目震耀况然如迷誠何足以窺規覘其涯緒哉伏讀長詠但知欽歎而已兩涼即推動止万福不獲造門以拜盛辱且請所未閱者區二抵益慚恨謹奉狀不宣

與陸侍郎

同前

兩後煩暑不審尊候何如伏推万福昨日拜貺出於稠疊抵益慚

感鄙文謾繕寫呈左右久發筆硯強此抽軋浮辭去二似涉多事  
惟公不外僮賜鼠竄改幸甚專人謹俟指誨

與李通直

劉侍御

數日薄有春思不審所履何如上元計多出遊來日午間輒敢強  
枉軒從見過不以率易賜辱則幸之大也雖然非所敢必也皇恐  
皇恐不宣

與周承議

劉侍御

軒車到洛謂即得趨奉多故未果私懷惋結驟此煩煥切計寢味  
寧適洛城天下佳處而主公好客无倦况當花時且多勝賞敢與  
歡議餘隙倍加調節不宣

與沈祕丞

張子厚

違去甚久雖起居之間不能以時修致而登暮盛德蓋未始忘无  
狀幸忝里舊素多提誨之賜此極思膝下且夕又成行計歲云暮  
矣驅馳道路良非得已也執事以長才遠業久淹外治休声美言  
播在衆口行聽褒擢以副人望區區二欽頌之至不宣

與陳奉議

張子厚

鄙野之質事出闊疎獲從英游特辰見厚方此相得遠復乖隔情  
思迄今惘然盈懷前日游西山登蘿月以望城中浮圖樓觀隱々  
可辨尤恨不得與公同之夜來抵慈溪忽得手教慰釋无量即今  
至香山朝夕遂西滋遠言笑倍希珍齎臨紙悵悵

與楊承議二帖

錢秘書

一別又已改歲雖不能以時上問而登鄉風誼常若趨對即夜伏  
推宰字有術神明陰相其遠借輝潤方此苟祿再會未涯乃億加  
爰區二不宣

昔同桑梓今也衰親多在治封遂得與田里老稚均被仁政誠爲  
善幸然遠岐高步非百里所能展用即聽迅召入當要途

與陸承議

方奉議

頃同里閨出於天幸今得明公臨治閱往來者稱道治書之美士

民被澤以爲平昔未之或遇獨以薄官南北不獲相共士人以鼓舞成化可量延頸邪然瀕海餘俗豈能久屈當有異拜使天下均受大賜可副輿議也區二之願實在乎此

与吳侍郎

范舍人鎮

近至京都旅見儀表不臯欵對第深依悒特承羊教弥切感懷比復忝姻末更增悃悃秋序向高伏惟台候康適公始至任所正遠門墻禱頌傾聆登倍百常品推與上爲宗社慎加寢與不宣

與李廷評

蘇東坡

經由特辱遠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无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尔違闊豈勝愧負謹奉手啓布謝伏望恕察不宣

荅李端叔

蘇東坡

閱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二見公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尤爲闊略舍弟子由

三子爲家惠書又復慙不即荅頌鈍廢礼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迹中再辱羊書待遇之隆覽之不充面熱汗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与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直以爲然耶不肖之爲人不能取媚於世而二子獨喜見荅言如入嗜昌歎羊東東未易語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其事遂欲移之衆口是大不可也公少讀書作文專爲應卒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卒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号爲直元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二至今譬之候虫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公每怪時人待公過至而足下又復構說如此愈非其實居黃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与魚樵雜處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与甚非所望未有癩瘦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无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閱其声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

此也此非相見不能尽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文然信筆書意不齊勿惜歲將尽寒苦方方強食自愛

與章致平

蘇東坡

自儀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書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歎不已公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无所增損也閱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之海康風土不甚惡寒執皆適中船到時四方物多有若不仲先於閩客廣舟中準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以及鄰里鄉黨也又丞相知養內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內養用切不可服外物也公在海外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所云墜下及復究繹必是誤聽紛二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爲幸更徐聽其審公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速歸毗陵聊息居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

與道源秘校

蘇東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无復有流落之歎衰病苛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推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矣中實无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无適而不可江公竟不肯少留健决非庸人所及也无由面言万万以時自重不宣

與吳秘丞

黃道夫

更夕冒涉外何如伏惟安佳昨日得奉清賞荷勝慰愜但以病中不飲酒不敢曲留而雨作復不果追送良悵然耳新詩奉候久

之未辱垂見何也山居秋色益可愛稍晴過天竺矣攀仰整仰

與運使國博

曹士衡

累日前顛走公皂恭致手狀計惟愚款已塵清机伏審迹日躰中  
佳勝暑氣漸隆雅對伊邈惟異公外精加保練以慰詹人謹奉手  
啓道誠乃賜終覽不宣

與吳朝奉

李尚書資深

比者朝蓋因抵敝邑雖不獲款奉教益然又別之心喜於詹拜故  
頃刻燕語猶足以解勞結之情違間踰旬向往倍万庚伏暑溽不  
審寓居端閑尊候動止万福公汨二于此過期不得北歸情棕无  
聊未易言道咫尺正阻詹晤敢冀順時保育不宣

與王舍人

李尚書

伏蒙貶教情礼深厚非所敢當復以大夫人銘文見属愈增愧慄  
夫為人子者莫不欲褒顯其親以詔後世也惟有道君子為能言  
而人言乎人若公者文辭行義不為當世所取所謂有道君子  
者比肩閣下不即求焉而乃属公盖惟仁心博愛欲顯其親而使  
不肖之名以託於不腐耳敢以鄙陋固辭以負左右見愛之誠哉  
敬閔命矣先此叙謝

與丘官舍

李轉運先

自違離年載之久區二官徑奔走靡常思止高風愈愧塵迹聊以  
取涂滁陽異遂刺謁及門不見固增詹嚮朱道士惠訪出吾兄書  
筆仍談忘榮樂道之趣養生保命之訣蕭然風韻自得真尚不勝  
欽仰公仕官之心亦衰落更閱孤節益為慙負手尺布誠裁照一  
二不宣

與林宰

王荆公

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懷渴仰殊深伏惟動止万福鵬已領得感  
作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  
寬中自愛

與孟秘書二帖

王荆公

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二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意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无勞於心耶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万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辱書感慰相并按田勞苦希自愛推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為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輕但公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事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趁令矣日夕思一見无由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與劉秀才

王荆公

久不閱問忽得書承侍奉方福良以為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者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致言有所不能不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趁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閣愈遠准自愛致以書見及

與丁元珍

歐陽永叔

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魯思專人遽來特辱嘉問承涉夏以來躰氣清福乃心欣慰元珍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公昨被煩使初不敢辭然九按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委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尚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万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以順休暇

元珍淹屈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既默无所為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為慙罪不待言矣元珍自蒙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无所益此處京師者汨之常態也其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者十常八九殆此類也今歲得人之盛中外共慶况在佳節高与良增喜慰今因胡推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與沈待制

歐陽永叔

數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射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執猶多更猖狂耳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謂此三者終是不久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與劉原父舍人二帖

歐陽 永叔

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公昨日羣牧會以熱中飲次過多偶為腹疾兼以少幹故逐日在告只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啟為謝

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為政外尊軀休裕實慰企想公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新春為時自愛

頃常先生

歐陽 永叔

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忘于心不審即日躰二俯仰似公碌二于此因恩未報而衰病日侵進无少補於時退不得幅巾問巷以從有道之樂豈勝區二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發蒙陋珍既秘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无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為道自重

與蔡省副二帖

歐陽 永叔

昨日无以為礼深用慙醜循來動履想佳然中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齊之會敢不遵用故事也適得冲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公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冲卿能往否此不敢強閑及之

昨日知与冲卿賞月必有餘樂公亦邀同輩二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留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洒章望之長言試為一閱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啟布

與權郡国博

丘殿丞 道源

河南丘濬謹致書于權郡國博明公几下公嘗以孤直被時毀忌自淖移歎羸于是郡四海之廣既无所容遂僑居於城之北隅耕貴地編氓首尾五載請官莊一區謂之紫崑儻耕牛雇夫力歲得錐刀以贍老幼值比年俱旱租米不可輸令載尤甚飛蝗遮天蓋地仍新法咨二更易綱紀千變万化使官私不得其安伏遇閣下當仁朝朝嗣賢相國之後目覩燮理規範洎出鎮巨藩布政行令細二大大如日星燦爛在上皆可閱視加之負英特氣雄毅過古人誠信包當世民情吏事毫髮无隱此乃大君子求瘼濟時之仁也公在閑寂中於温飽外值凶荒際比屋之中有利有害深欲於閑見徐而思之况忝以道垂知己之遇豈敢惜其所以犯乎儲易之責也謹錄其條件于左幸公暇稍賜一攬足表衰老者有憂天下之志也不宣

與徐君會少卿

丘殿丞

公頃首致懇于知府少卿君會麾下公六月五日述中蒙賜書誨發膝踞誦追念恩獎不竟凄沮然又睽風瞻易迂賞朔但仰至交以道敦守頤養有素豈非積善慶於祖先締仙風於孝嗣在乎今日也公回秋浦近兩月餘值梅溽連綿江壘卑濕雖弊履高爽柰陰沴煎熬多稼來麩例皆蕩去遠村近郭罕有按堵揣念故鄉必不致此公尚賴修鍊所守坦夷是任覩茲物態孰不憫嗟但醉飽之餘枕簟可恣或修合妙藥或曬曝古書或栽埴蔬畦或補綴名畫散誕而過墳鬱都忘切聆北樓清虛名園開豁池蓮登麗山月夕輝琴薦其箋詩評茗訣溪鱗供饌厨醞新筍在布政之餘當无事之際營營悉捐浩然自得亦足以優游於考績之外也公以里人來言既還託附諛誠并新著三篇呈納冀助討論之万一也

與曹輔之著作四帖

丘殿丞

公皂至承示喻知秉弊政之後撥劇不易况食其祿豈憚勞倦且須勉旃別俟迂擢公雖寄輦下未有生計但聚族蚕食而已主人於十一月二十日得替必離淞上四月上旬方到待相見如始末



不替共謀父住計即且盤桓三四年如其不然則且隨花水東下  
居于潤州也却請得二十五月折立及三節支賜粗可了殘臘  
及春初之費矣勞生如此反被養家兒男俱不得力但危坐長吁  
而已如諸令似俱有成立大志左右又何愁歛羨歛羨且自守  
節調為妙不宣

公泗上送吏回曾附書必達几下公十九日至滁孤苦寂寞不可  
言狀左右必哀感之令嗣想上京否且望早督之行爲家中絕无  
人管幹二子一病一孺須得之管勾早圖船下來脫湯火之厄也切  
祝周親以公衰老送到滁馬子告代步一兩程他不敢造次干澆  
公啓白直至承示喻且審起居万福喜慰可知也公一家幸平泰  
只是此月十日 聖旨到候病痊日須令歸歎公兼爲武林物貴  
生涯難營不如歸去更不敢煩朝廷也但以年老不如求一安樂  
去處兼爲呂郎中是故人大段爲營置弟宅待公居住仍一切親  
友一一望歸也彼中飲膳柴米頗賤易爲過朝昏昏桑榆之影寧  
有幾時若滿一百只有四十年在况造化不可測耳且自寬心養  
道近日愈清健祖龍圖甚相愛卹津置前去極備恐知之左右偶  
疾且宜將息攝節爲妙若此病未愈將來或移入廣中彼恐難爲  
將息不如求取一監當差遣於江浙爲妙浮生區區何必奔忙於  
名官也請細付之

兩次歙州牙校上京曾奉書与令嗣上訂尊候必已達視聽也夏  
熱亮視政外安裕否公還里中親友相待甚厚頗得優穩因禍致  
福自古有之今復加修鍊之功筋骸清健万倍於昔時兼亦一家和  
樂无滌上困窘之苦思勇彦武於豐口開一酒邸營生周給不勞  
憂念他日移命當有二席之行况發女是舊遊之地必可經從一  
相見也近得令嗣書知忽違和已會勿藥之喜少寬思係貴闈必  
如式或牙校回者各望音繹俾慰懷抱也

與張祕校

蘇東坡

報恩院主才公近有書來茶來猶以記文爲言僕爲憂患所擾

幾不能脫正坐作文字耳已燭筆硯不復作一字矣且爲道此意石觀音記特煩寄示豈敢作也千万察之

與高夢得二帖

蘇東坡

近辱臨訪喜接笑語從者遠還不尽區區二人來領手教開喻累幅足見相屬之厚然稱述過當皆非所敢當僕率動踈謬齟齬於世既忝相知推當教語其所不逮反更稱善如此是重不肖之罪也悚息悚息新闕尤增咏歎然相舟之諷何敢當此諸事但旦昏默於事既无裨祇益憎嫉耳如因入城幸略見顧未間珍重不宣  
△遊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繼見閔所未閔慰幸之極已別張仰不可言經宿伏惟台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異順時爲  
國自重不宣

與徐安中

蘇東坡

寵祿過分煩致人言求去甚力而聖主特發玉音以信孤忠故未敢遽去然亦豈敢復作久計也老兄淹留如此終不能少爲發明愧負何已宛丘春物頗盛牡丹不減洛陽時復一醉否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知辭還少緩思仰日勞賢者當進而久留不肖當去而不可得兩失其安可勝歎耶人還勿冗不宣

謝唐林夫

數日不接思仰可量陰寒伏惟起居佳勝生日之禮豈左右所當屈致又辱高篇借寵衰病感悚併集旦夕走謝奉啟不宣

與曾子開

蘇東坡

經宿起居佳勝來日欲同錢穆父略到池上鷹駕還便往公能來否別无同行穆父甚喜公來可携帽子涼傘行也可否示諭不宣

與達道

蘇東坡

杜甫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蒼謂張錫也蕭嵩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家谷一叟耳

尺牘

與吳樞密

張大尉

此者叨奉制恩入陪機政衰拙無取非所宜稱遠辱台翰重增感懼秋爽未由登奉伏惟保衛

與蔡季士二帖

王伯庸

累蒙軒蓋見過便合躬詣館舍實以私牽不敢遠出未果謁謝伏深惶懼辱索亂道謹呈稟草卷不及令人錄上或寫畢幸與封還上有奉送拙詩聊以將意不避取喙謹奉手啓

使軒過都不得款奉睽遠又更時序良爲耿耿茲承視事方欲馳啓先枉教幅珍重愧感何以云喻府事叢劇正煩經制暑中更願加愛不宣

與劉判監

張郎中

近兩辱賜教極於勤厚感戴風義非一日可旣伏審日奉諮詢蔡問休暢慰并慰并公被中旨乃書石經以字跡小成於義當往但愧无似孤奉粉飾之私耳即日泝淮及泗舍舟而徒上元之前期至闕下投謁非遠預增欣快未間伏望上爲邦國晉神自重

與虞祕校

楊公濟

比入城莫得与公爲集然以大暑復牽於人事竟不能從容以款益論良不足也還家日欲馳問病懶遂成因循比辱教尤荷存記仍審即時所養自勝聞行李非久西上咫尺深欲一見數日炎氣如焚復乏人船不果如願乍遠希自愛

與于朝奉

王舍人

間闊之久所欲致於左右者蓋不待言也前此被教以乍有職事未及上啓方圖少間附問專使辱賜書存諭勤款其所以慰釋區區向仰之万一若得侍聲咳之餘也且審比日動止万福門中一一均休公切祿承乏於此兩月矣自惟孱陋无所補助惟有慚恚耳正遠言色切冀以時自愛不宣

與陸剛叔

周開祖

欽仰德誼為日益又第以踈遠未有參謁之期每深引向又不敢率尔以上手狀方此營依遽貶教賜自非謙厚之德發于誠心未易及此欽服不已伏審自日起居万福豈勝慰懌擇歧望門闌非甚遼邈无缘一造左右以丐教益臨風重為依邑更期向時厚養以迎休命

與范奉礼

周開祖

一官海隅浸成俗狀又困縣道未能擺脫此任已過滿數月而代者稽留未至遂致濡滯未由解去然敝邑幸竊隣治境得託于仁苾之下所恨賤迹非又代去不得又依賢者以觀善政為拙者師慕之法此私心之所悵然也尚賴餘苾因風敢乞見教

與孫大傳

周開祖

不肖之迹竊同里閑講聞風誼為日盖又最尔晚生无由進望声采但積欽仰茲者補官下邑復还治封仰託餘苾與免譴斥而善政流聞多所師法退惟平昔鄉往之誠慰幸何可言者區二未獲造請伏之節宜自壽不宣

與黃岩曹三帖

毛澤民

頃移病在家從人過門而不以時告逮作簡求館舍少遂區二已足還車之後矣辱教承未此見絕感愧感愧大熱起居勝常未即占見切冀自厚不宣

久不奉款思馳飢渴強顏於此形影蕭然為魚之心夢寐去江湖間也願如吾兄尚屈州縣復何言哉大熱非人所堪眠食之外百事卒廢間惟挾策就枕想見千載人物也金丹多謝如此豈實堪駭策以助餘勇邪一笑適与客飯來介迫書以故略甚

於此甚廢事朋游益落實願見公不可致大熱非人所堪椽舍如一大甑耳柰何杜門閱書時有所作不識略借以開發无鄙外也

與葛興祖祕校二帖

王樂道

病中數辱書相期甚遠深見君子厚意感悅感悅公請郡維及

執不果得黽勉又當扶力朝參美官清仕乃使不才賤蹇之人切  
處自視豈得安哉諸宮教授卒人甚多而諸公偶遺盛德何也遲  
之遲之以俟彙征之吉餘莫多愛

近得書不及附荅復蒙惠問感戰良甚公在告月餘羸尚未能出  
向苦拳痺今寢成緩弱遠行又立力皆不任近時發滿悶乃知决  
是脚氣方書此候爲劇不无憂但特奄然之軀迂踈之才尸占近  
職欲何之乎故每疾作屢丐閑退豈可以知止養恬自美會具以官  
祿過量欲粗緩人鬼誅譴之謀耳足下徒以一日之知不深索其  
真有寔堪者漫加進免期以遠大昔所謂責賢致美入之道豈施於  
我輩者耶愧畏愧畏行求外補深負良歲承行田良休暫乞縣邑  
惟強寬勉備災之說文工事覈益見爲孝之用欽善欽喜不宣

與唐夢傳祕校

黃戶曹

賤迹之到金華首聞君子之美相望百里常恐不遂願見之鄙昔  
乃邂逅出自寅緣披晤雅風重爲欽仰自別日欲上狀塵累无窮  
力或不給過承賢者曲有頒教感荷愧怍豈易殫陳即且未審動  
止何似共惟道腴自足外每多清福也不肖已歸金華未期并合  
渴慕渴慕餘之保愛不宣

與樓謙中祕校二帖

声戶曹

講服德誼久之隣封數舍无缘展覲方此趨府寅緣一見游從累  
日而立談有古風出語无俗忌坦然索我於形骸之外而不啻十  
年之雅遠耳別去恍若有失但神馳而形留方此懸二遠辱教  
墨且感且愧山邑僻左如坐深井書史束之高閣而筆硯塵埃積  
有日矣未悉何日得遂晤言有所啓發因風无吝惠音鞭所不及  
餘惟眠食自重

浦江事簡加之明君子相与裁治聞日中則庭无留人終日相對  
清談而已欽羨欽羨東陽山水固有之絕无佳处但重岡峻壁懸  
崖鳥道要非人迹之所至時有驗定不免攀藤葛緣蘿葛半日  
乃至絕頂下視万仞之淵令人股慄而背汗當此時乃知五斗之粟

不易得也塵埃奔走惟我爲多而趨尚高洒當君之所獨也自還家迫以吏役出入略無寧息鄉下得公書益深感愧跂仰風論但有馳情餘非筆舌之所能旣也

與林仲遠秀才

鄒正言

遠去左右倏忽累年下情仰德何可云喻即日尊候動止伏推迪吉公抱虛類宮未遂斥去餘此所逮良以爲幸比來講習甚處所與共者謂誰公李術之優淹回久矣此幸當遂奮身以光下交更冀淳勸正阻前見切希以時自愛不宣

與鄭武平宣義

蔡推官

忝來辱書見意切永蒞政之暇由閫而內共保康佳遠情深慰蹈老无少立但勉二自全而已願无見恤清秋景物登臨感慨而人擾二如川之逝吾何能久皓首高志是亦奚爲悲夫勞生竟止此耳某人持觴覽詠意思何如輟暇行樂人誰如之无自阻也時引望天末雲山相接君子不可見乃心何如万万順時自重

與錢舍人三帖

蔣 頴叔

舍人以職事得責此固賢人君子立朝之大節可无愧於古人矣名望事業固已素重於天下而由此又益加重在小已爲可唁而君子以君爲可賀也士之進退固有義命不計於一日升黜之間則今日之貶安知不爲後日光大之漸也世俗慰藉之辭皆非之奇之所當陳左右者惟沈然自豫不輟朝廷貶責之輕重隨所至而安之以俟進用者此倦二之所望也

近附宗魯以手狀通門下其塵視覽即日舟御伏計已至淮南尊候万福舍人以忠正得罪内无所愧者然朝廷之貶責亦太峻矣前未有此乃士大夫之深歎而重惜者在不肖尤爲悵然也公議自存滁陽之行且夕當還願幸以道自如无以得喪經懷而安之以命乃區二之望尚遠乞爲因加重不宣

自舍人之貶所論者皆以難處比承居之安然殊不少動益以知君子所造之深而有以自得也然其列无一言以爲援救而中外

議者頗不平之舟御必已還鄉里為將徑之貶所也千萬愛重

與錢舍人君倚

孫少述

向蒙賜書未暇修答忽聞有滁上之行自古君子立世未嘗不如此在有道者恬然无戚不為世俗所窺區區之望也滁雖窮僻然山泉飲食之樂能自处以理固无出處窮達之愧况君倚深守固必能了此惟慎密勿以外事切切上百事自樂但時苦疾病然今頗康矣復何為哉窮而益堅斥而益高惟君倚勉之

與馮待制

呂濟叔

辱教且審與居之詳冬日不宜踈利切忌動臟腑也連日迎候亦以為勞不敢去求見恐妨息偃伯鎮之命因知必有謂也然无根之語尋當自明必有知之者世路難附甚矣後而以聲不宣

與王承議

張司農

昨日承教還華嚴適少幹不及隨答深喜躰中寒壅已安元正伏惟多納福休公罪太發弃固宜朋友所當貶絕而公誨慰者有加第自感惻然自此遂得息心於此庶幾古人真境之游矣雪開俟車馬之音慰此牢落不宣

與李太博

馮參政京

素未相知今遂得一見与君相愛懽如平生此以私岐遠尔分別豈勝不足公今且在洛陽粗遣不煩念及回首門墻傷如之何行矣自壽

與李龍圖

馮參政

承示書深悉慶尉嘗一到府解褊陋但東園差勝耳同年七人皆動介甫何峻而君倚何衰也而君操又皆在極寒日与噲伍何其異耶年來志氣消沮蓋太憂累年不能堪之耳日夜惟望南歸江湖予樂也寵及川牋至愧至愧蒲萄四羅輟附來价餘莫遵愛攀企攀企

與李大夫

黃祕書

公備吏府下久託大比如嬰稚之慕慈親鞠育教誨无不周悉

仰惟顧遇之隆孰與儔比偶泐漕檄遠有千里之役亟去門墻不勝眷戀中切料中秋比還賤局時執事已被嚴召趣赴近班中遂无所依附預深黯結之誠炎暑向盛倍祈精調寢饋別雁月大用无任虔頌不宣

與俞教授

馬朝散

違離未久感戀良深奉惟自還郡而來所履无他門中皆安也么月三日方渡江今留杭未能亟行幾望恐方北去益遠言笑千万自愛不宣

與郭祥正太博

章子平

介來辱書并惠雜言及新詩十首啓緘伸讀感與抃會恍然若掀雷掣電霹靂群動使人竟驚鳥鬼悖何氣執之壯至於此耶冷然若冰壺雪竇激滌万物使人骨寒而神森何辭句之清至於此耶而又信其毫落紙洒然若龍蛇之蟠蟄煙雲之卷舒使人心開而目明何筆力之精妙至於此耶天下之士其才性如功用者孰爲勅敵哉鄭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謂功用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年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惜乎賢士大夫未有以功用之名爲天子道者予旣力弱而言輕難取信於當世又不能與之陟虛閣臨清流飛大白笑傲万物聽玉声之琅二慊然於中烏得而已耶春深氣暄強飯自愛不宣

與蘇世美殿丞二帖

沈敏達

近者幸得瞻奉實慰鄉往比復詣館轂乃永行矣即日伏惟榮歸侍下動止休福不審車馬早晚東下會晤无由但有馳想曷甚敢希善愛以對光寵區二所望也

近幸欵奉少慰傾向不審還止嚴邑動止佳否么區二更三五日遂歸明方遠言色千万善愛子光居喪无恙尚未出數求見之欲借小舫至杭省親不知局中有不不然儼一航亦可賤累且留門首矣

與呂尉

錢君倚



奉違未幾殊深馳向使至先蒙圓封為貺益用欽戰伏喜陰寒暮  
候均福慰浣慰浣至節不果前慶唯與倍迎休祉佇期亨美副此  
慶祝万一也

與郭功甫大博

鄭 毅夫

曩者辱示長篇病懶不即為謝前日劉推來又蒙手諭及佳制一  
巨編讀之令人直欲仙去耳欽歎欽歎荆州事簡頗有勝境恨无  
健筆為之揮掃尤所懷想也初夏加食自壽

與曹輔之著作

舒 信道

公啟侍堅道兄讀書於越之蒙山山枕湖氣象頗清絕復僻不接  
賓交援毫開卷間有倦色則短舟泛酒拾落果釣溪魚醉倒於荷  
香月影之下无用之身所失如彼所得如此亦故不為世人笑也

與呂少府

舒 信道

向以狂妄見黜於朝毀於鄉人深自退縮不求聞達也承累累文  
字公不敢評拒復承過有甚言許此乃見左右包荒溢美之情也餘

留匡日以及區區

與蔡密文字

張 安道

乍此睽間良劇瞻詠使至承示盛詩辭旨精確句實流暢真作者  
之言欽服欽服樞密給事早在諫垣議論切直輝映前後今所規  
正皆時之急何不可之有不宣

與金華宰

陳郎中

近者有方其差之行而道出大邑承足下越數百里訪我於山館經  
三四夕為之會聚舒嘯相樂甚增方外之意昔有解躡世紛浪情  
物表者茲為无所愧別後關於贊問惟答言止粹表何勝依悵直夏  
希公外自重

與李通直

王 通叟

昨日特承顧遇良深佩仰得簡喜起居安適昨晚歸後懷想池上  
之景非人世所當有欲作一詩未有好句以稱之徒為恨耳甚日  
可以同見仲叟忙中不一

與李侍郎

孫巨源

伏蒙寄惠妙墨尋滌硯試之其衆美備矣前後爲充海太守者靡不留意都無以爲比誠文房之至宝也銜荷厚意無以爲報但銘荷无窮耳

與丘道源殿丞二帖

李仲求

无狀被逐幸見故人暫聞玉音是慰蓬累辱示手教并佳篇言義高遠讀之感慨不能已已季長相見當爲之盤桓况御史在船必无他謗唯湖陰宛陵不得不覓察也呵呵景純丈未及拜狀敢煩致懇山野之性乍得脫此輒復放縱臨紙不竟所懷惟自重以副馳情景純下問欲爲易地之請此甚无妨願速投之從否計朝廷也不宜

繼奉二教又辱佳篇感歎无已冬仲加寒伏惟道氣冲勝南譙時得安問陵陽佳郡景純賢守接觀歌弄一時之盛道舊故爲笑樂甚適无窮使印綬可投夜起待旦東望取負聚增恨二耳二書輒寫以爲祕藏更煩見索謹納行褚聞適外邑得无冒犯之勤日企還車以丐餘論唯祝自壽不宣

與周朝請

謝師直

中秋氣候肅索不審迹日與居何似无狀比讀書作詩飲酒皆懶不喜推嘿二瞑目燕坐或眠耳然則尚得復爲吏乎時得與方士語以解頤尔餘光无幾且求自便是爲尚何暇一一爲子孫計乎半夏陽起石防風之類如不貴切寄惠殊所切用也藥彼有而此不如者願勿惜也臨書馳結

與吳承務

秦太虛

窮冬急景佛舍肅然甚无聊賴以此頗深企想不審公外復尚何如西臺法帖昨日方尋得謹馳上公家筆法妙絕如此何必更求他人所書乎繆札更不敢爲獻情如幸甚

與范堯夫

劉貢父

秋來雨水頻併聞府下民田多苦潦湿又蝗虫爲害不審如何計

煩撫綏將下兵皆西行巡邏例關人何以爲畫也此郡地帶山麓  
兩水差不爲害田收可得七分又蝗虫自北來正礙泰山不能飛  
過乃稍循山向西南去以故到此者亦少二事俱爲幸謾要知之  
咫尺阻奉言笑傾渴傾渴

謝李運使

元 厚之

溽暑漸涼伏惟德履清勝欽止欽止近者兒子來辱惠翰墨意交  
加厚感慰无已小子愚駭足下以鄙夫故曲垂存照凡今之世觀  
執厚薄爲之輕重乃知賢者賦於道義不爲此態也銘感歎服切  
承漕事頗允暫勞裁決王卿出陸而來必非晚休息矣未涯詹對  
推與以時保重

荅丘道源

元 厚之

睽間僅二十年各乘風波久不會遇詹又盛德未始忘也去冬自  
朔部移番禹泛穎絕江踰嶺万里四月到官六月遂還日犯大暑  
一家番病次臨川女子傾逝今將其旅親西歸卜此月二十卒士  
兄以下七喪歸葬先塋到此旬日匆匆少暇未敢入城須襄空已  
事乃修人事前日見擇之言同年經遊在此方欲修問辱賜真誨  
但深嗟感高年多難惟且自寬腹疾亮漸良已下弦到府中即詣  
門館餘須面布未間夷中自愛不悉

與張龍圖

邵 興宗

首夏清和躰履佳謐承出頒留都消息視事幸隣封盼先辱緘誨  
何愧如之未涯觀集惟以時倍加保護匆匆修謝不宣

荅蘇子平

錢 濟明

昨日竟不得一別爲恨欲上問又未果乃煩手教先及感怍亡量  
餘暑伏審起居佳勝承遷居江上亦復擾擾但文君相對四壁清  
風自可樂豈可與向來同日而語耶煌害小及已破五十斛矣來  
書所謂有本者與公正同也何緣晤款乃乃以時自愛不宣

與呂縣丞

錢 濟明

衰病侵尋不能結茅山水間以遂魚鳥之性雖日杜門未免酬酢

緬懷淵明我醉欲眠抑當且去之適未易得也每念君家兄弟超然鷺鶴姿首又復不得相與助翔雲杪向往可勝道哉了然道人出所惠教伏承履茲歲晏待奉方福公日益老懶百无所堪抵思睡耳了然來只說閑話兩日之席已能使人曾中珠琲跳出况昆弟久与之親耶亦聞有意見臨便欲倒從須能屈就茅齋十日相語若作子猷訪戴孤雲去來只堪留與閑人傳作奇話耳如何如何未緣一奉笑璨子平或歸願及此意餘觀履端以壽親庭无疆之休謹奉手啓不宣

與陸奉議二帖

趙提舉

稍寒伏惟布政之餘動止增勝公不肖講服聲稱爲日甚久此者獲倅永嘉而幸在鄰底有若嵐會方欲修問乃承賜教所以獎引之意良荷感慰而已尚遙參候敢冀珍衛以須寵擢不宣

比由治邑幸際顏論辱顧殊厚感愧第增奉違逾月雖劇馳恣而到温匆匆未皇修問首承賜教曷勝銘荷冬凜伏惟自重不宣

與楊朝奉

陳伯模

偃伏高誼曠日持久比承下車阻遠不獲參賀即辰嚴寒伏惟神决之暇榮候休福公鄙野无狀蹭蹬場屋始切一命守官淮甸土廣事繁固非愚拙所宜當也到仕經年粗免曠敗敝鄉有幸而得賢守久欲馳書上問尊候以賤局百冗出處不常用是稽緩深負愧慊膺窮春啓切祈若時自重以對光寵不宣

與李祕校

袁思正

前日特承左顧仍以奇文一軸見遺於不肖久此愧處乍窺高蘊如於部室獲覩驪珠光耀襲人略无間斷一何倖麗卓絕以至於是耶感戢感戢春寒伏惟德履万裕公今日適有數親客見訪未及詣左右專人聊此布謝万不一宣

周朝宗二帖

陳留別後不奉頌論者數年中間塵忝丁艱速從仕官南北无緣上狀以承動止唯是鄉往之懷未嘗於左右廢也早春氣候尚寒

伏惟尊躰起居方福公待次全椒在明年秋食貧累居殊不堪仰  
望塞垣幾三千里何緣參晤臨帟不勝倦倦餘惟眠食保重以迓  
光寵不宣

調官京還席未暇暖即督赴官去月二十七日到縣交割職事山  
邑間見極少地偏迹寒何望知者解舍粗完園池亭榭略有休息  
處更得盜息事簡拙者私幸前日折腰趨府愧汗浹背半生讀書  
出應其效若此信知平時健慕他人正是業識去鄉不遠常與流音  
以慰孤陋至望至望

黃魯直

領太平事八日奉 朝旨罷歸吏部當復還荊州稍謀生事道出  
治部奉別才百許日乃得登望實慰馳情秋候小冷伏惟尊候万  
福比晚詣賓次謹勒手狀不宣

春深多雨景氣未佳不審化境何如伏惟樂易之政民得其職雨  
暘時若粟麥茂好神所相勞寢食具具前者人還蒙教答且有

未入十五

六五十七

十一

延之意感服無以為喻寓舍既完遂成懷土未能即去登仰祭戟  
何日不勤謹附承動靜

承誨諭致浦圻紙適家姪无悔蒲圻作尉即令往市紙多洋又溥  
厚不均色黑似不堪用有人惠分寧化紙差白但苦薄耳謾往五  
百或可作家書耳新雙井分上數啜蕭君行速草草蕭君解岳陽  
尉歸廬陵乘鄂渚舩至貴部欲得依高明得一舟至南康不審可  
否蕭君廬陵文士亦強毅有立不肖與渠父子游故輒恃眷與請  
之幸垂盼也

間者往來道出治部過蒙地主之禮勤重千万別來懷想何日不  
勤頃至武昌即留居完葺民屋久之乃小完是欲修記亦不暇即  
日春寒不審尊候如何伏惟宴息安堵寢食之味神所相勞公以  
避范德孺法當遷居輒欲就貴部求自謀一舍不敢煩公家但不  
知有責降官觀人在貴州否公已具人舩聽誨諭乃發耳此行似  
有親依之便望路欣欣謹勒手狀以承動靜

即日伏想尊候万福和父所苦想漸平否時有清集以謝江山否  
此見逐客之名未有在貴州者但疑孔毅父或歸來耳然雅聞築  
屋在金陵不能無疑故不敢徑往依投耳早得回書幸甚

奉別再見秋暑懷想何日不勤夏中兩上狀不審皆得達几下否  
不雨四十餘日歲事幾失望時雨三日甚慰人意想貴部亦沾足  
秋成有望憂民者可以加食矣肅彥和解官去新通判謂誰相歡  
否公寓居家免未緣管望臨書馳情伏祈爲國自重

比來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平易得民人有和氣寢食之味神所相  
勞時時到廬山不孔毅父竟來居何元吉必時到樽前前書恐公  
茶具中有分茶盞有餘者之一枚乃是范德孺所欲如有願輟息  
也外甥前敏官尉洪羽謫處貴州當蒙庇賴欲得一安便泊家處  
願垂顧省率易恩濟其明悚悚

盛暑煩溽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平易近民民已信服府庭清淨飲  
食之味神所相勞頃者追盜急迫今必已肅然矣寄建溪茗此間

卷之十五

方五一

十二

无有草虫翁又及時併深感刻紙是鄉中莊客所作品色極下但  
可代匱耳今再奉五百價亦極平不必問也有小鈔妙者時分五  
七片足矣未緣瞻望臨書馳情伏祈爲國爲民自壽自重

昨蒙惠教勤懇并賦建溪珍品敬佩不忘之意即日霜寒不審尊  
候何如伏惟忠厚樂易風行偃草樽俎談笑自得江山之助承誨  
諭欲求閑冷恐不能无嫌也未有詹承之便臨書懷仰伏祈爲民  
自重長使鯨魚分得職

奉承清談不能三日遂作遠別何能不恟然承旌旆晚即出城不  
審矣止寢膳安否千字文愈看愈好此字音書也遇知音必大賞  
之不肖何足借重承囑累之勤謾書數字或附此書傳耳且暮即  
行臨書懷仰伏與珍齋

再拜上六舅安撫龍圖專人及寓滬兩奉委曲審下車南陽內外  
嘉靖慰喜无量即日天氣日涼想襪下雨餘亦有有秋之望孃孃  
安樂來已半月五六月飲食起居皆佳也七兄到此留十餘日遂

行計五日以前必交局矣諸處皆得安問承遣十七到謝家又聞謝推被攝幕府書其劇懸情耳阻衆侍勿欲五十許日曷勝馳情伏祈爲國自重以緩百祿不備

李端叔十二帖

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緒餘常有顧親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黯然敢具委順自衛鄙誠千方蓋非書所能尽切幸矜照不宣

自承召命白計行李須郊外迎見遠領教墨深愧已後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沆可知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誓向盛德義不少忘伏惟從者无恙承今日殿對遂即黼座問勞之際想慰淵衷佇望之久方從出局偶餞一舊僚出城明日當叩師凡

方五十一

久不承師誨雖一再具書而瞻仰拳蓋非紙墨可致者其欲見之心不勝朝夕東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已次都邑霜寒尊候起居方福出局遂造席末區區謹俟待坐布露

孤苦待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向往之私惟日北詠逝至忽捧手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罰而遷官之慶有愧爲問之獨緩比日復不審爲况何似恭惟庭闈康靖眷集均福書成尚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雄奮古者治定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敏之才多後於躡等良務寬大以時類求

自去冬南去即不與此事相接北歸亦不復可得不審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杳不聞期計已有序何日可西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名者淹回歲晚不失爲楊子雲更祈自厚以永終吝新詩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興坐汨塵空得能諷詠之无窮也感服感服自餘頻寄聲問

暑中不審採食何似詹企盛義无從請叩區區可知高文贊動榮觀然未敢廣傳朝入甌暮徧天下矣何時再幸占歎病爾修布踈

略不宣

寒色伏惟尊履復清勝眷聚无恙至節日阻陪樽下為壽可量傾  
禱不肖職事粗尔乍到冗瑣病爾殊不支仰思謨言馳情不已早  
晚西來拳拳有道君子引企旦旦不知其勞耳盛寒珍重時貺玉  
音不宣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曠黑索燭未及况如在日圍中矣既  
而研味高致非特奴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來作者尚可分路揚  
鑿已否神遊不遠竦然數日脾氣作憤、如醉人无緣歎曲承誨  
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舟從定在何日行毒熱跼伏不易處吾生不  
如意事十常七八每於左右眷、尚觀新春東去再尋杖屨履之  
適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勉強於我也千万垂亮

近附述修記當浼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爛然礼意兼幅不能尺略  
其愚陋尋繹所貺浩乎若决天漢之渚而注之廣莫之野難堪眷  
遇重為愧戴伏惟待敵里中德况佳豫眷聚寧勝昔龍士元為  
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則兵戈之際与夫一道德同風俗盖今  
日之盛也吾不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以掠士元之美否區、  
願親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歎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溢眩然雖前日蹈海未能若此  
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与見也然神遊不遠固當有身輒  
已傳錄願少寬假數日前日偶誦一二對於同舍中徵索者紛々  
日不自給瓌傑偉麗聳動一至於此尤劇賞慕

春物已闕斑而寒色尚此偃薄不審比來起居何似茂惟神之聽  
之福祿攸屆望門牆於數十置之外謁奉未涯仰真順今倍万綏  
將即日異擢謹上





